

# 粵東某些客家方言古知三章組聲母今讀音值的語音實質 與漢語中古音構擬中的 \*ʃi 類聲韻組合問題

萬波<sup>i</sup>、莊初升<sup>ii</sup>

香港中文大學<sup>i</sup>、中山大學<sup>ii</sup>

## 提要

粵東的大埔、興寧、五華等地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聲母的今讀多被記為 tʃ、tʃ<sup>h</sup>、ʃ，有的描寫中還出現了 tʃi、tʃ<sup>h</sup>i、ʃi 這類聲韻組合，本文結合漢語方言學的“耳聽口辨”方法及語音實驗的頻譜分析對此進行專題調查研究。從調查所得粵東 13 點客家方言語音材料來看，古知三章組聲母的今讀音值實際上都屬於傳統所說的舌葉音 tʃ、tʃ<sup>h</sup>、ʃ，唯獨大埔高陂、楓朗方言中古知三章組止攝字的今讀 tʃɿ、tʃ<sup>h</sup>ɿ、ʃɿ 具有明顯的捲舌音性質。在此基礎上，本文還討論了漢語中古音構擬中 \*tʃi、\*tʃ<sup>h</sup>i、\*ʃi 類聲韻組合的合理性問題。

## 關鍵詞

粵東客家方言，古知三章組聲母，捲舌音，舌葉音，中古音構擬

## 1.

粵東的大埔、興寧、五華等地的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聲母與古知二精莊組聲母今讀有別，後者記錄為舌尖前音 ts、ts<sup>h</sup>、s，殆無疑義，而前者到底是舌尖後音 tʃ、tʃ<sup>h</sup>、ʃ，還是舌葉音 tʃ、tʃ<sup>h</sup>、ʃ 呢？袁家驊等（1960/1983）、饒秉才（1994）、魏宇文（1997）、周日健（2002）、羅美珍、林立芳、饒長溶（2004）、

---

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2016，203-232

©2016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Grammar, and Philology, 2016, 203-232

©2016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溫昌衍（2006）對大埔、興寧、五華橫陂、五華水寨等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聲母的今讀都記為 tʂ、tʂ<sup>h</sup>、ʂ，而且魏宇文（1997）所歸納的五華橫陂同音字彙中，還出現了 tʂi、tʂ'i、ʂi 及 tʂi-、tʂ'i-、ʂi- 這類較為罕見的聲韻組合。ʂ 組與 ʃ 組（簡便起見，以擦音駭同部位塞擦音）到底有何區別？它們是粵東客家方言地域上客觀存在的差異，還是不同調查者聽辨上主觀造成的差異？尤其是粵東客家方言中是否存在 ʂi/ ʃi- 這類被不少學者視為“怪音”的罕見聲韻組合？近年來我們開展了一項漢語方言古知莊章精組聲母的今讀類型和歷史層次的研究，作為這個研究項目的一部分，我們就此對上述粵東客家方言做了一個專題調查研究。研究過程中，除了漢語方言學傳統的“耳聽口辨”方法之外，還借助了語音實驗的頻譜分析方法，以期弄清上述方言點中古知三章組聲母今讀的音值問題。我們相信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不但對於客家方言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對於漢語語音史乃至普通語音學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 2.

國際音標表中的 ʂ 組與 ʃ 組到底有何區別？先說 ʂ 組，近幾十年來連續多個版本的國際音標表中都定義其為捲舌音（retroflex）。麥耘（2005: 171）注意到這是“表頭上唯一的一類不是以發音部位（成阻部位）命名、而是以舌頭的形狀或動作命名的音”。的確，從分類標準的一致性而言，這種情況顯得頗為突兀。顧名思義，發捲舌音時舌尖要抬高並且後捲，使得舌尖的背面與齶後（postalveolar）及顎（palatal）的交接處接觸而構成阻礙，因此嚴格來說其主動發音器官（active articulator）是舌尖（apical）的背面，被動發音器官（passive articulator）則是齶後及顎的交接處（甚至是硬顎前）。下面圖 1 是 Ladefoged and Maddieson（1996: 160）提供的印度南部 Toda 語中捲舌音 ʂ 的舌位圖。可以看到 Toda 語中的 ʂ 捲舌特徵明顯，有較大空間的舌下腔（sublingual cavity），是一個典型的捲舌音。說其“典型”，是就“捲舌音”這一名稱而言，但據賴福吉（Peter Ladefoged）（2005/2011: 12），捲舌音的定義為“由舌尖和齶後部形成”，他提供的印地語捲舌音舌位圖（賴福吉 2005/2011: 161，圖 2）顯示其發音時“舌尖位於齶最突出部分後一點的地方”，並不後捲；圖 3 是 Ladefoged and Maddieson（1996: 151）提供的普通話中捲舌音 ʂ 的舌位圖，舌尖同樣並不後捲，可見舌尖是否後捲並非“捲舌音”的必要條件。這類不捲舌的“捲舌音”何以具有捲舌音色而被視為捲舌音呢？我們認為是因為舌尖抬起而同樣具有舌下腔。就聽感來說，舌尖抬得越高，越後，捲舌音色就越濃。

圖 1 Toda 語捲舌音  $\zeta$  的舌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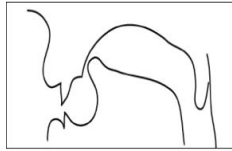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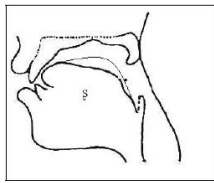


圖 2 印地語捲舌擦音  $\zeta$  的舌位圖



圖 3 普通話舌尖後擦音  $\zeta$  的舌位圖



現代漢語中，一般認為老北京話的捲舌特徵比較明顯。但普通話則因人而異，有的具有捲舌特徵，更普遍的則是舌尖翹起向齶後接觸構成阻礙，嚴格意義上不應該稱為捲舌音，只能稱為翹舌音。參看下面圖 4（周殿福、吳宗濟 1963: 29-30）和圖 5（吳宗濟 1992: 71-72）：

圖 4 普通話  $t\zeta$   $t\zeta^h$   $\zeta$  的舌位圖（一）



圖 5 普通話  $t\zeta$   $t\zeta^h$   $\zeta$  的舌位圖（二）



從上述兩個圖例都可以看出舌尖只是上舉而並未後捲，舌下腔也相對較小。由於捲舌音和翹舌音這兩類音值不構成音位對立，長期以來我國語言學界多把它們統稱為舌尖後音，與舌尖前音 s 組相區別。這種從主動調音器官著眼，按舌形的不同，把舌尖音與舌葉音、舌面音區分開來的做法<sup>1</sup>是不無道理的，至少對漢語方言語音的分析描寫來說是非常必要和合適的，不少膠東方言和關中方言都有 ʃ 組、ʃ 組、ç 組聲母對立。

再說 ʃ 組，國際音標表 1951 年、1979 年版都稱之為顎齶音 (palato-alveolar)，1989 年、1993 年版 (1996 年改版) 以及 2005 年版則稱之為齶後音 (post alveolar)。顎齶和齶後都是基於這組音的被動發音器官而言的。長期以來我國語言學界都把這組音稱為舌葉音 (laminal)，而舌葉 (blade) 則是基於這組音的主動發音器官而言的。如果我們把這組音的被動發音器官理解為顎 (palatal) 與齶 (alveolar) 之間，那麼舌葉與這一區間的不同部位接觸而構成阻礙所發出來的音實際上並不完全相同。從聽感上來說，發這組音時成阻部位越靠後，舌葉上抬越高，音色越接近捲舌音 ʃ 組；成阻部位越靠前，舌葉上抬越低，越接近我國語言學界傳統上所說的舌面前音 ç 組，這也體現在粵東客家話中。圖 6 是賴福吉 (2005/2011: 15) 提供的英語 shy [ʃaɪ] 一詞中顎齶擦音 ʃ 的舌位圖：

圖 6 顎齶擦音 ʃ 的舌位圖



從圖 6 看，舌葉音 (即上面所說的顎齶音，通俗起見下面還是直接稱為舌葉音) 跟捲舌音 (包括翹舌音) 一樣舌體前部都要抬起，形成舌下腔。但是，捲舌音與舌葉音的區別依然存在。從生理特徵來看，第一，捲舌音的主動調音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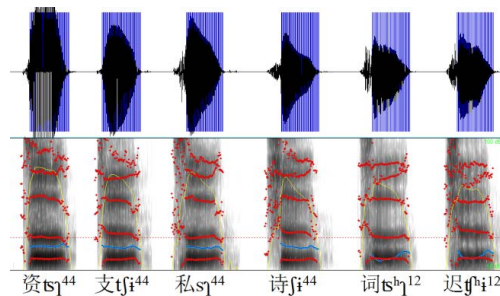
<sup>1</sup> 就我們所見資料，我國語言學界這種舌尖音、舌葉音、舌面音三分的做法最早見於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1956: 18) 中的“輔音音標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30 年《方音調查表格》，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調查字表》1955 年和 1964 年第二版修訂本、1981 年新一版修訂本所附“音標表”，以及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1957/2002: 109)、林燾、王理嘉《語音學教程》(1992: 75)、吳宗濟主編《現代漢語語音概要》(1992: 196) 等所附“音標表”也莫不如此。

主要是舌尖，發音時舌尖翹起或後翻，帶動舌體後部前移，而舌葉音的主動調音器官是舌葉，發音時舌葉部（舌尖及相連舌面前部）抬起，舌面兩側抵住上白齒（林燾、王理嘉 1992: 62），舌體後部隆起而不是前移；第二，主動調音器官和被動調音器官成阻部分的狹隘通道，捲舌音要比舌葉音短（舌葉音則比舌面前音短）；第三，發舌葉音時舌面可能有凹槽，且唇形往往前突（羅常培、王均 1957/2002: 103），而捲舌音沒有這些特徵。若是同時從主動發音器官和被動發音器官著眼，捲舌音可以定義為“舌尖-硬顎前音”（apical pre-palatal）或者“舌尖-齶後音”（apical postalveolar），舌葉音可以定義為“舌葉-齶後音”（laminal postalveolar）或者“舌葉-顎齶音”（laminal palato-alveolar），可見就發音而言，主動調音器官的形狀（舌形）對兩類語音的音色特質所起作用大於被動調音器官的部位，兩類語音的音色差異主要取決於舌形。<sup>2</sup> 從聲學特徵來看，捲舌音的舌尖上抬越高，捲舌色彩越濃，F3 就降得越低而越靠近 F2，F3 與 F2 的差值也越小；舌葉音則沒有這個特徵，F3 與 F2 相距較遠，差值較大。

### 3.

弄清了上面的原理，我們再來考察粵東的大埔、興寧、五華等地的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聲母今讀的實際音值。先以大埔縣西河鎮為例（當地口音與老縣城茶陽基本相同，發音合作人 ZGS，男，1963 年生），參看下圖：

圖 7 大埔西河“資支私詩詞遲”的語圖



<sup>2</sup> 從這一點來看，國內語言學界按主動發音器官來定義命名的“舌葉音”比國際音標表按被動發音器官定義命名的“齶後音”（post alveolar）更能名副其實，而捲舌音（retroflex）成為國際音標表中唯一不以被動發音器官部位來定義命名的音，看來也是不得已的做法。

圖中 6 字韻母的 F1 和 F3 都基本相同。其中，“資私詞”聲母讀 s 組，韻母是  $\gamma$ ，聽感清晰。“支詩遲”韻母 F2 比前 3 字略高，分別為 1580Hz 和 1240Hz，聽感上也與  $\gamma$  有所不同；更為重要的是，其 F3 為 2840Hz，F3 與 F2 差值為 1260Hz，均明顯大於北京話  $\gamma$  韻母的 F3（1680Hz）及其 F3 與 F2 差值 220Hz（據侯精一主編《北京話音檔》中  $\gamma$  韻母測量），證明其 F3 沒有下降靠近 F2 的趨勢，不符合捲舌／翹舌元音  $\gamma$  的聲學特徵。由此可見，從聽感到聲學特徵，大埔西河“支詩遲”韻母都不可能是  $\gamma$  元音，而應當是舌葉元音  $\dot{\imath}$ 。<sup>3</sup> 由於這類聲韻組合發音時聲、韻母的舌位基本保持不變（實際上韻母舌位略微降低至不帶摩擦），結合聽感，也可確定其聲母不是捲舌音  $\ʂ$  組，而是  $\ʃ$  組。

根據發音人描述，他發“支詩遲”時舌尖並沒有翹起，更沒有後捲，而是向前平伸。下文各方言點的發音人也多有類似的說法。還有在校大學生表示，學習普通話正音課程前一直不知道原來發普通話“詩”shi 組字時舌尖得翹起來。此外嘉應學院師能部的呂建國老師和麻愛民老師也曾經跟我們談到，包括大埔在內所有粵東客家地區的學生在進行普通話正音時， $\ʂ$  組發音仍然是難點之一。這兩位老師都能說一口較標準的普通話，他們的觀察進一步說明大埔等地的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聲母的今讀音值不是  $\ʂ$  組而  $\ʃ$  組，因為如果是  $\ʂ$  組，那當地的學生學習普通話裡的這組聲母應該毫不費力，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再看古章組字“屍”和“紙”在大埔湖寮（發音人 HWG，男，1953 年生）、興寧龍田（發音人 LQR，男，1947 年生）、五華橫陂（發音人 WYW，女，1962 年生）三個方言點的語圖（為製圖方便，本文語圖中舌葉元音  $\dot{\imath}$ 、 $\dot{\imath}$  分別標注為  $\dot{\imath}$ 、 $\dot{\imath}$ ）：

<sup>3</sup> 與  $\dot{\imath}$  相比，“支詩遲”的 F1 略高，而 F2 低了約 800Hz；與  $\gamma$  相比，F2 低了約 400Hz，說明其舌位比  $\dot{\imath}$  略低偏後，也比  $\gamma$  略後，結合聽感，確定為  $\dot{\imath}$  較為合適。由於  $\dot{\imath}$  只與  $\ʃ$  組相拼，舌位與  $\ʃ$ 、 $\ʂ$  基本相同而不帶摩擦，實際上是一個舌葉化（laminal）的元音，記為  $\dot{\imath}$  較為合適。我們曾於 2010 年 9 月上海師大舉行的“記音與國際音標學術研討會”上提出設立舌葉元音的建議，以方便漢語方言的調查記錄。“舌葉元音”的名稱以及為其制訂符號的建議早就有人提出，如趙日新等（1991: 10）指出山東即墨方言的  $\gamma$  “在  $\text{tʃ}$ 、 $\text{tʃ}^h$ 、 $\text{ʃ}$  後是舌葉不圓唇元音”，李行傑（1999: 43）將青島方言類似音節記作  $\ʃ\gamma$  組時也有類似說明。李維琦（1998: 15）將湘語祁陽方言這類音節記作  $\ʃ\gamma$  組，並指出“接在  $\text{tʃ}$ 、 $\text{tʃ}^h$ 、 $\text{ʂ}$ 、 $\text{ʃ}$ 、 $\text{ʂ}$  之後的韻母應當說是一個舌葉元音（仿舌尖元音的說法）”；而鄭張尚芳（2008: 75）也指出溫州話“朱處除書”和“繼欺騎喜”等字，“今老派多數仍讀  $\dot{\imath}$ （按：帶舌尖音色彩的  $\dot{\imath}$ ），但聲母大多讀作舌葉音  $\text{tʃ}$  組了，也有韻母同時隨之變成與  $\text{tʃ}$  組舌位相應的  $\gamma$ （實際近於  $\text{ʂ}$  的）。”幾位不約而同均將此類音節記作舌葉音  $\dot{\imath}\gamma$  組或  $\dot{\imath}\gamma$  組而無一記作捲舌音  $\dot{\imath}\gamma$  組或  $\dot{\imath}\gamma$  組，當是因為舌葉音  $\dot{\imath}$  在聽感上與  $\dot{\imath}\gamma$ 、 $\dot{\imath}\gamma$  差異明顯。

圖 8 大埔湖寮等三地“屍”的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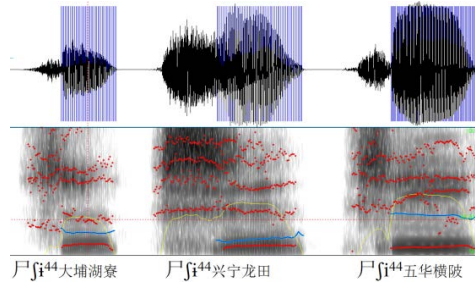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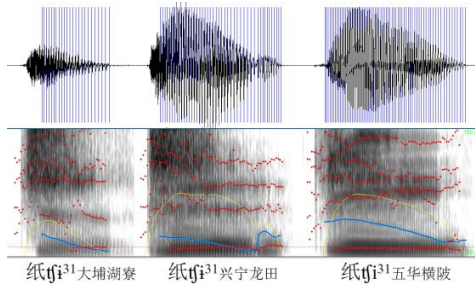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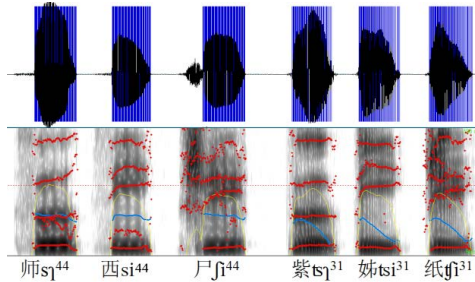
圖 9 大埔湖寮等三地“紙”的語圖



此二字在三個方言中 F1 差別甚微，F2 的差別則比較明顯，大埔湖寮 < 興寧龍田 < 五華橫陂。就聽感而言，大埔湖寮、興寧龍田與上述大埔西河音色接近，其韻母也可定為舌葉元音  $j$ 。五華橫陂音色差異明顯，聽感與  $i$  較為接近；從發音生理特徵來說， $i$  為前元音， $j$  為央元音，與其 F2 高於大埔湖寮、興寧龍田的聲學特徵吻合，結合聽感及其聲學特徵，可將五華橫陂確定為舌葉元音  $j$ 。

進一步比較五華橫陂  $j$ 、 $i$ 、 $\eta$  的聲學特徵，三者 F1 較接近，F2 差異明顯。其中  $\eta$  的 F2 最低，約 1540Hz； $i$  最高，約 2770Hz； $j$  介乎前二者之間但靠近  $i$ ，約 2470Hz。參看下面圖 10：

圖 10 五華橫陂“師西屍紫姊紙”的語圖



上述粵東方言“屍紙”的韻母不論是  $\text{j}$  還是  $\text{j}$ ，都屬於舌葉化的高元音。受其影響，聲母也都齶顎化（alveolo-palatalization）。其中，大埔湖寮、西河及興寧龍田是舌位偏後的  $\text{j}$  組，發音時舌葉上抬，貼近或接觸硬齶前部，音色如前文所言接近  $\text{ɕ}$  組。著眼於被動發音器官部位，可將其定義為“舌葉硬顎音”。這類音值佔本文所調查 13 點方言中的 8 點，除了大埔湖寮、西河、興寧龍田外，興寧陂陂、泥陂、大坪、五華華城、河東等方言的  $\text{j}$  組也屬於此類，為粵東客家方言古知三章組聲母今讀音值的主要類型。

學者們將這類舌葉音記為捲舌音，大抵是覺得二者音色接近。其實在聽感上，這類舌葉硬顎音  $\text{j}$  組與北京話等捲舌音（舌尖硬齶音） $\text{ʂ}$  組的音色還是有很大分別的。反映在聲學特徵上，各點情況基本如上文所述大埔西河，F3 值，尤其是 F3 與 F2 差值均明顯大於北京話。以大埔湖寮、興寧龍田為例， $\text{j}$  的 F3 值分別為 2880Hz、2730Hz，F3 與 F2 差值分別為 1410Hz、1000Hz，均明顯大於北京話的 F3 值 1680Hz 和 F3 與 F2 差值 220Hz，顯示其 F3 未下降而靠近 F2。以上情況說明，這類舌葉硬顎音並不具備捲舌音的聲學特徵，這可解釋其何以不帶捲舌音色而聽感上與捲舌音具有明顯區別。這種聽感上與捲舌音接近而又有明顯區別的音色便是“舌葉音色”。我們曾讓一位北京籍和一位天津籍語言學專業研究生聽辨這類語音是否屬於通常所說的“舌尖後音”，答案都是否定的，結合前文嘉應學院師能部兩位老師所述包括大埔在內的粵東客家地區學生學習普通話時  $\text{ɕ}$  組發音仍然是難點的情況，說明舌葉音與舌尖後／捲舌音的音色確有明顯差異。因此，就實際音值的記錄而言，粵東客家方言這類古止攝知三章組字的今讀顯然應記作  $\text{j}$  組，而不應記作捲舌音  $\text{ʂ}$  組或  $\text{ɕ}$  組。就單一音系的寬式標音，即音位標音而言，如要選用較為常見的音標符號，或可記作捲舌音  $\text{ʂ}$  組，但在音值說明時應清楚交代實際音值為舌葉音  $\text{j}$  組；不過應避免記作  $\text{ɕ}$  組，以免產生誤導，詳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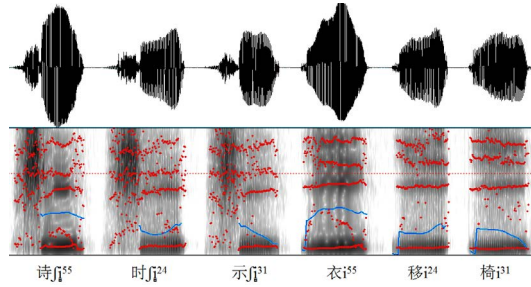
五華橫陂的  $\text{j}$  組舌位更靠前，發音時舌葉上抬，與被動發音器官的接觸面較大，貼近或接觸齒齶至硬齶部位，音色接近舌面前音  $\text{c}$  組，聽感上與  $\text{ɕ}$  組區別明顯，可將其定義為“舌葉齶顎音”。從整個語音系統來看，五華橫陂方言中這組聲母主要跟洪音韻母相拼，而且還出現了較特殊的音位變體舌葉塞音（詳見下文），因此，儘管這類舌葉齶顎音  $\text{j}$  組聽感上接近  $\text{ci}$ ，但從音系學角度而言，舌葉元音  $\text{j}$  宜與舌尖前元音  $\text{i}$  歸納為同一音位，記作  $\text{j}$  或  $\text{j}$ 。

這種音位分析和處理要優於將其與舌面前元音  $\text{i}$  歸納為同一音位而記作  $\text{ji}$  或  $\text{ɕi}$ ：第一，從韻母類別上看，前者屬洪音，後者屬細音。第二，就聽感而言，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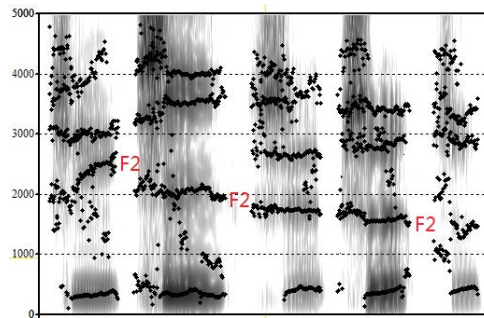
葉元音  $j$  與舌面前元音  $i$  雖然音色接近，但仍有明顯區別。第三， $j$  與  $i$  這種既接近而又有明顯差異的音色反映在聲學特徵上，便是二者  $F1$  和  $F2$  大致相同， $F3$  明顯有異： $j$  為 3210Hz，比  $i$  (3620Hz) 低 410Hz，而我們知道， $F3$  下降即意味着舌體上抬，正與  $j$  的發音生理特徵吻合。參看下圖中兩類元音的  $F3$ ：

圖 11 五華橫陂“詩時示衣移椅”語圖



就我們所調查的粵東 3 縣 13 點方言而言，這類音值只見於五華橫陂和水寨兩點。有趣的是，當我們把五華橫陂的舌葉齶顎音“詩”  $j_i$  與興寧壢陂、<sup>4</sup> 龍田、泥陂、大埔胡寮等地的舌葉硬顎音“詩”  $j_i$  放在一起比較聽辨，其舌葉音色由接近  $\text{ci}$  組的  $j_i$  開始，程度逐漸加深，到最後胡寮的  $j_i$ ，音色已接近  $s_l$  組，猶如歌唱家進行音階練習。反映在語圖中，也清楚顯示各點韻母  $F2$  由橫陂約 2470Hz 逐漸下降到胡寮約 1470Hz，說明各點的舌位逐漸後移； $F1$  變化幅度較小，且變化方向相反，由橫陂約 320Hz 逐漸上升到胡寮約 430Hz，可能反映了舌葉逐漸抬升。參看下圖中各點“詩”的  $F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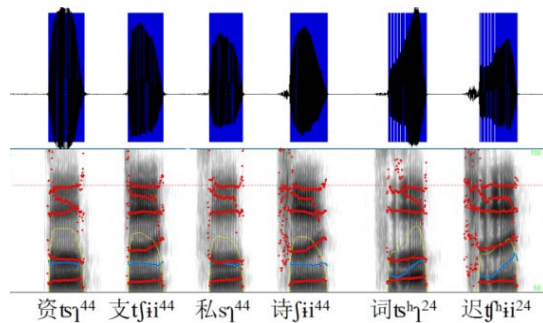
圖 12 橫陂、壢陂、龍田、泥陂、胡寮“詩”  $j_i$  的  $F2$



<sup>4</sup> 嚴格來說，興寧壢陂“詩”  $j_i$  的音色實際上是介於  $j_i$  和  $s_l$  之間靠近  $s_l$ ，而非介於  $j_i$  和  $s_l$  之間靠近  $s_l$ ，因此也可將其視為舌葉音的第三小類，其聲學特徵可能表現為  $F3$  顯著高於龍田、泥陂、胡寮等點的“詩”  $j_i$  而與  $s_l$  接近。這個問題尚需進一步研究，本文暫將其歸為  $j_i$  類。

下面再討論五華棉洋的客家方言。棉洋鎮位於五華縣西南部，與揭西縣交界，口音與橫陂有所不同，而與揭西境內的客家方言接近。圖 13 中 6 字的 F1 基本相同，F2 則差異顯著。“資私詞”的 F2 約為 1150Hz，憑聽感可以斷定其韻母是  $\eta$ ；而“支詩詞”的 F2 從約 1450Hz 上升到約 1900Hz，明顯是一個複合韻母，結合聽感，我們把它記為  $\text{ji}$ （實際上落點還沒有到  $i$  的位置）。參看圖 13（發音人 XZC，男，1957 年生）：

圖 13 五華棉洋“資支私詩詞遲”的語圖



“支詩詞”的韻母  $\text{ji}$  是由  $i$  元音向大埔西河、大埔湖寮、興寧龍田等方言  $\text{ɿ}$  元音演變的過渡狀態。由於  $\text{ji}$  是兩個高元音組成的複合元音韻母，與其拼合的聲母容易齟齬化，結合聽感，我們認為其聲母也是  $\text{ʃ}$  組。

在我們的調查對象中，大埔高陂的發音人 LYQ 是一位年輕的女性（1988 年生），她的發音中出現了捲舌音，不過只限於止攝的知三章組字。先看下面的圖 14 和圖 15：

圖 14 大埔高陂“資支私詩詞遲”的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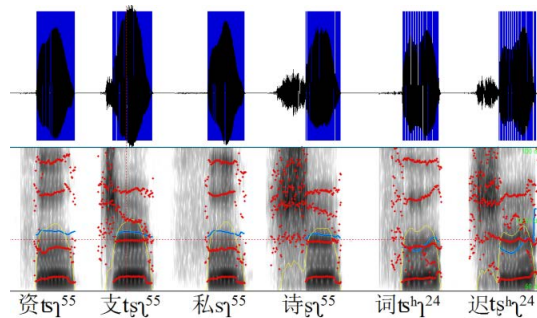


圖 15 大埔高陂與興寧壢陂“資支”的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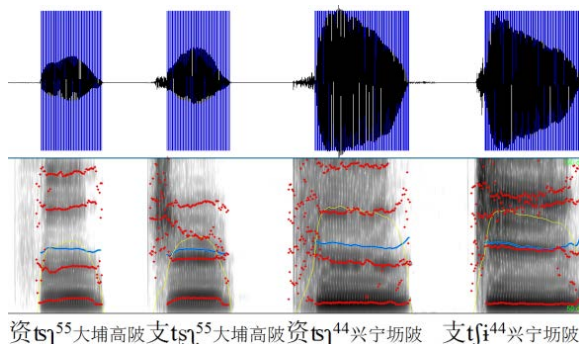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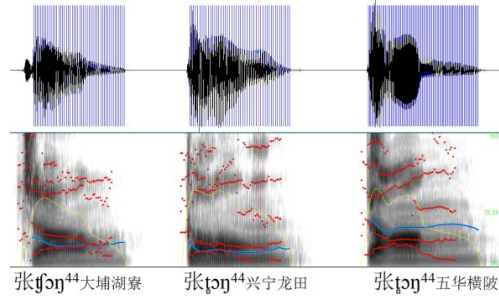
圖 14 中“資私詞”是一般的舌尖前音  $sɿ$  組，可資比較；“支詩遲”的 F3 明顯下降，靠近 F2，呈現出捲舌音特徵，結合聽感，我們認為是翹舌音（舌尖齶顎音） $ʃɿ$  組。大埔楓朗方言也基本屬於這種類型，只是止攝影組字高陂全部讀  $\eta$ ，而楓朗多讀  $ʒi$ ，只有個別讀  $\eta$ ，可見這是一種正在發生而尚未完成的新起現象，非常值得關注。本文暫按調查所得，把它也作為一種發音類型。

圖 15 中大埔高陂和興寧壢陂兩點的發音人都是年輕女性。兩點“資”都讀  $tsɿ$ ，而“支”的差異明顯。圖中大埔高陂“支”的 F3 值下降至約 2430Hz，F3 與 F2 也靠得較近，差值較小，為 650Hz，表現出舌尖元音  $\eta$  的聲學特徵；興寧壢陂“支”的 F3 則上升至 3570Hz，F3 與 F2 也離得較開，差值較大，為 1260Hz，表現出舌葉元音  $i$  的聲學特徵。從高陂方言止攝之外，其他各攝古知三章組字都讀舌葉音  $ʃ$  組來看，當是舌尖元音  $\eta$  使得前面的聲母舌尖化（apical）為舌尖-齶後音，也就是傳統所說的翹舌音  $ʃ$  組。從音位歸納而言， $ʃ$  只是  $ʃ$  在一定語音條件下的條件變體， $ʃ$  只出現在舌尖後元音  $\eta$  前， $ʃ$  出現在其他元音前，二者互補，不構成音位對立。

#### 4.

我們在調查中還發現，古知三章組聲母在上述興寧龍田、五華橫陂除了今讀塞擦音、擦音  $tʃ$ 、 $tʃ^h$ 、 $ʃ$  之外，部分字今讀為塞音，這種現象不常見，此前似乎尚未有人報告過。先看下面的圖 16：

圖 16 大埔湖寮等三地“張”的語圖



根據測量，上圖中 3 個方言點“張”字的聲母時長依次約為 62ms、20ms、7ms，後二者從聲學特徵到聽感都毫無疑問屬於塞音，我們把它描寫為舌葉性（laminal）的塞音 t 類，一方面有別於相同發音部位的 tʃ 類，一方面有別於相同發音方法的 t 類（如：張 tɕŋ⁴⁴ ≠ 當 tɕŋ⁴⁴）。吳宗濟、林茂燦（1989: 201）曾經指出：“塞擦音跟塞音以及擦音的主要差別之一，就是摩擦段的時長：塞音的摩擦段時長最短，一般都不超過 30ms；擦音的摩擦段時長最長，一般都在 70ms 以上；塞擦音的摩擦段時長居中，一般在 30-60ms。”再看下面的圖 15 和圖 16：

圖 15 興寧龍田“紙豬張”的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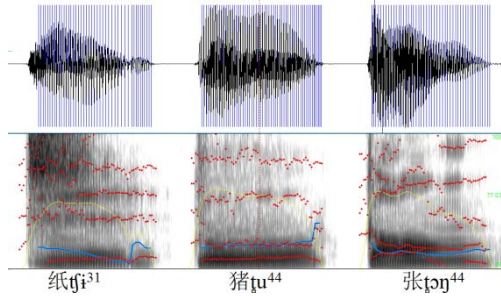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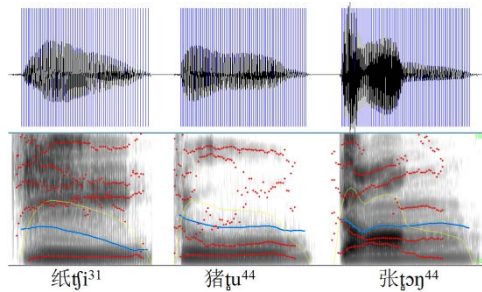


圖 16 五華橫陂“紙豬張”的語圖



根據測量，“紙豬張”這3個字的聲母時長興寧龍田依次是46ms、24ms、20ms，五華橫陂依次是35ms、24ms、7ms。根據上引吳宗濟、林茂燦（1989）的觀點，則“紙”都是塞擦音，而“豬張”都是塞音。我們的聽感和測量結果基本吻合。下面以五華橫陂為例，再列舉一些今讀塞音的古知三章組字，如：

表 1

例字	豬	煮	注	遮	者	蔗
讀音	t̚u <sup>44</sup>	t̚u <sup>31</sup>	t̚u <sup>53</sup>	t̚a <sup>44</sup>	t̚a <sup>31</sup>	t̚a <sup>53</sup>
聲母時長 (ms)	18	15	27	9	14	13
例字	□嘴	追	墜	招	照	占
讀音	t̚oi <sup>53</sup>	t̚ui <sup>44</sup>	t̚ui <sup>53</sup>	t̚au <sup>44</sup>	t̚au <sup>53</sup>	t̚am <sup>53</sup>
聲母時長 (ms)	15	18	9	27	16	17
例字	瞻	磚	轉	准	圳	正
讀音	t̚am <sup>44</sup>	t̚on <sup>44</sup>	t̚on <sup>31</sup>	t̚un <sup>31</sup>	t̚un <sup>53</sup>	t̚aŋ <sup>44</sup>
聲母時長 (ms)	14	17	14	24	13	18
例字	整	張	掌	帳	中	腫
讀音	t̚aŋ <sup>31</sup>	t̚oŋ <sup>44</sup>	t̚oŋ <sup>31</sup>	t̚oŋ <sup>53</sup>	t̚uŋ <sup>44</sup>	t̚uŋ <sup>31</sup>
聲母時長 (ms)	15	7	9	8	10	21
例字	種	鐘	拙	灸	著	竹
讀音	t̚uŋ <sup>53</sup>	t̚uŋ <sup>44</sup>	t̚ot <sup>32</sup>	t̚ak <sup>32</sup>	t̚ok <sup>32</sup>	t̚uk <sup>32</sup>
聲母時長 (ms)	16	16	20	15	18	26

上表一共30個字，聲母時長最短的是“張”（7ms），最長的是“注招”（27ms），相差20ms。整體上說，時長越短則塞音的色彩越明顯，時長超過20ms的則不是很典型的塞音，尚帶有塞擦音的色彩，如上表的“注招准腫竹”等。通過觀察，不難發現五華橫陂的舌葉塞擦音發生塞化的主要規律有：第一，韻母的主元音不能是前系的高元音i或次高元音e，如圖16的“紙”，以及圖17的“枕氈汁折”；第二，送氣的塞擦音因為有送氣段，時長相對較長，因此抗拒塞化，參看圖18：

圖 17 五華橫陂“枕氈汁折”的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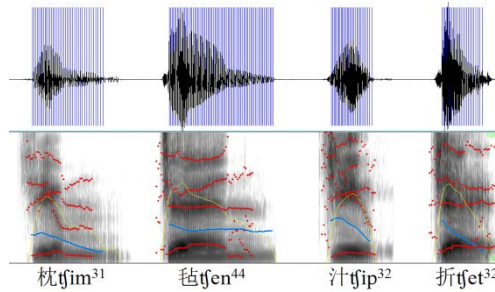


圖 18 五華橫陂“豬煮注苧住處”的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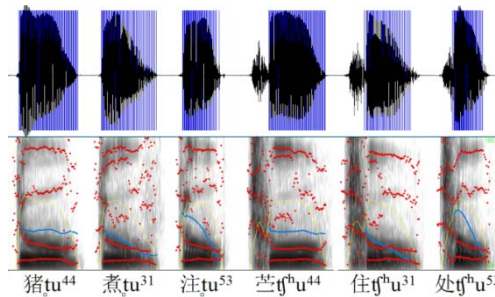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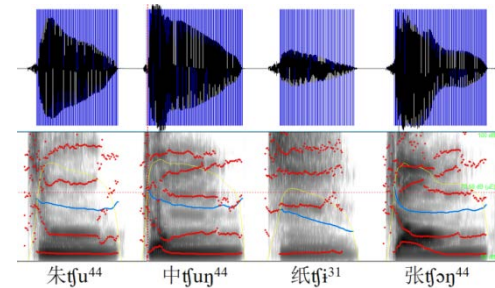


圖 17 中 4 字聲母時長依次是 55ms、31ms、48ms、40ms，明顯還是塞擦音；圖 18 的“苧住處”時長依次是 139ms、136ms、86ms，而“豬煮注”的時長依次是 18ms、15ms、27ms，相差懸殊，前者絲毫沒有塞化的跡象。

我們另外對 7 個年齡介乎 20-25 的青年學生進行調查，他們分別來自大埔高陂，興寧壩陂、泥陂和大坪，五華河東、華城和水寨，尚未發現塞擦音今讀塞化的現象。下面圖 19 是興寧壩陂的青年女性“朱中紙張”的語圖（發音人 LQP，女，1986 年生），根據測量，4 個字的聲母時長依次是 59ms、31ms、70ms、50ms，聽感上也沒有塞化色彩：

圖 19 興寧壩陂“朱中紙張”的語圖





其實，上述興寧龍田和五華橫陂的  $t$  也只是  $tʃ$  的一個條件變體，它們之間並非對立關係，因此當地人對此也不敏感。魏宇文（1997）在歸納五華橫陂的語音特點和同音字彙時，就完全沒有提及上述現象。

## 5.

由於條件的限制，我們這次對粵東大埔、興寧、五華客家方言的專題研究只抽樣調查了 13 個鄉鎮的 13 個發音人，其中大埔 4 個，興寧 4 個，五華 5 個；男性 6 個，女性 7 個；中老年人 6 個，青年人 7 個，應該說還是具有一定的覆蓋面。從 13 點古知三章組字的語音材料來看，其聲母的實際音值基本屬於傳統所說的舌葉音  $ʃ$  組，唯獨大埔高陂、楓朗兩點古知三章組止攝字的今讀出現了捲舌音變體  $ʃ̺$  組。具體來說，粵東大埔、興寧、五華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聲母的今讀音值可以歸納為 4 種類型：1. 舌葉硬顎音  $ʃ(i)$ ，音色接近  $ʃ$  但有明顯差異，這種讀法包括大埔西河、胡寮、興寧龍田、壢陂、泥陂、大坪、五華華城、河東等 8 點方言，為粵東客家方言古知三章組聲母今讀音值的主要類型。2. 舌葉齶顎音  $ʃ̺$ ，音色接近  $ç$  組但也有明顯差異，這種讀法有五華橫陂和水寨兩點。3. 複合元音  $ʃi$  組，這種讀法僅見於五華棉洋。4. 舌尖齶顎音（翹舌音） $ʃ̺$  組，捲舌化程度不如北京話高，這種讀法有大埔高陂和楓朗兩點。除此之外，興寧龍田、五華橫陂兩點有部分古知三章母字今讀舌葉塞音  $t$ 。綜上所述，粵東大埔、興寧、五華等客家方言中實際上並不存在  $ʃi/ʃ̺i$ -類聲韻組合。

最近，麥耘（2012: 298）又就這組語音的記音問題指出，“有學者認為大埔這組聲母應標為  $tʃ$  組。筆者曾調查大埔話，這組聲母不拼  $i$  時是舌尖 - 齶後音，捲舌色彩較北京音略淡，標作  $tʃ̺$  組是可以的；拼  $i$  時是舌葉 - 齶後音，不妨寫作  $tʃ$  組，不過其捲舌音比英語的舌葉 - 齶後音要濃。這兩套齶後音聲母以拼  $i$  或不拼  $i$  為條件互補，是一套音位。由於確實或多或少帶捲舌音色，袁家驊等（2001）把它們統一寫成  $tʃ$  組並無不妥，只要看成當舌尖 - 齶後音跟  $i$  相拼時發生舌面化、出現舌葉 - 齶後音的變體即可。”由於以上所言為中古音構擬中  $*ʃi$  類聲韻組合的唯一方言證據，所以下面也從音值和記音兩方面詳加討論。

先談音值。袁家驊等所記粵東大埔客家方言中  $ʃi/ʃ̺i$ -類聲韻組合，即麥耘（2005, 2012）所說  $ʃ$  組與  $i$  拼合時音值實際上是舌葉齶顎音  $ʃ$  組，這點本文與麥文觀點基本一致，殆無異義。值得注意的是這組聲母與非  $i$  拼合時的音值，麥文認為是舌尖 - 齶後音  $ʃ̺$  組，根據是其“確實或多或少帶捲舌色彩”；本文則認為基本上都屬於舌葉硬顎音  $ʃ$  組（只有大埔高陂、楓朗止攝知三章組讀舌尖齶顎

音 ʂɿ)，根據是：第一，這組舌葉硬顎音的音色雖然接近北京話的捲舌音但聽感上仍有明顯差異，並不帶捲舌音色，京、津籍語言學專業研究生聽辨也認為這組語音並非“舌尖後音”；第二，本地發音人認為發這類音時舌頭是平的，當地高校老師也認為包括大埔在內的粵東客家地區學生學習普通話時 ʂ 組發音仍然是難點；第三，頻譜語圖也客觀反映了這組語音並無捲舌音的聲學特徵。比較雙方證據，“舌尖-齶後音 ʂ 組”較難解釋“土人語感”和頻譜語圖所反映聲學特徵的抵牾，“舌葉硬顎音 ʃ 組”則能從音理上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

但需進一步說明是：說舌葉硬顎音 ʃ 組的音色接近捲舌音 ʂ 組而又有明顯區別，那麼它究竟是怎樣一種音色？同時還應說明，這種音色的聲學特徵到底如何？

關於舌葉硬顎音 ʃ 組的音色，可從以下兩方面觀察：其一，何以其音色接近捲舌音？我們認為這是由於舌葉硬顎音 ʃ 組和捲舌音 ʂ 組都有舌體上抬動作所致。其二，何以其音色又與捲舌音有明顯區別？我們認為這是由於主動發音器官不同所致，舌葉硬顎音 ʃ 是舌尖及其毗連的舌葉部上抬發音，而捲舌音是舌尖上抬發音，因此前者不帶捲舌音色，而後者帶有捲舌音色，聽感上明顯有異。

關於舌葉硬顎音 ʃ 組的聲學特徵，上文圖 12 顯示，由五華橫陂音色接近舌面音 ɕi 組的舌葉齶顎音 ʃi 組，過渡到大埔胡寮音色接近捲舌音 ʂɿ 組的舌葉硬顎音 ʃi 組，F2 逐漸下降，F1 漸次略升，F2、F1 差值與 F3、F2 差值相近。我們認為，此即為舌葉硬顎音 ʃi 組的聲學特徵，與捲舌音 ʂɿ 組 F3 下降與 F2 靠近，F2、F1 差值與 F3、F2 差值相差懸殊的聲學特徵明顯有異。現將五華橫陂、大埔胡寮等五點“詩” ʃi、ʃi 音節共振峰數據羅列於下，並附大埔高陂“詩” ʂɿ 音節數據以資比較：

表 2

方言讀音 F 值 (Hz)	詩 ʃi	詩 ʃi				詩 ʂɿ
	五華橫陂	興寧壩陂	興寧龍田	興寧泥陂	大埔胡寮	大埔高陂
F1	320	350	380	390	430	470
F2	2450	2050	1730	1580	1470	1740
F3	3020	3540	2730	2840	2880	2160
F2-F1	2130	1700	1320	1190	1040	1270
F3-F2	570	<b>1490</b>	<b>1000</b>	<b>1260</b>	<b>1410</b>	<b>420</b>



表中顯示，興寧壢陂等四處方言  $\text{ʃi}$  組的 F2、F1 差值與 F3、F2 差值相近，都在 1000Hz 至 1700Hz 之間，而大埔高陂  $\text{ʃɿ}$  組的 F2、F1 差值為 1270Hz，超出 F3、F2 差值 420Hz 幾乎兩倍；且興寧壢陂等四處方言  $\text{ʃi}$  組的 F3、F2 差值（介於 1000Hz 至 1500Hz 之間）為大埔高陂  $\text{ʃɿ}$  的 F3、F2 差值（420Hz）兩倍至三倍，可見二者的聲學特徵具有明顯差異， $\text{ʃi}$  組並不具備 F3 下降靠近 F2 的捲舌音徵，顯然並非捲舌音。

再談記音。麥耘（2012: 298）認為袁家驊等將粵東大埔等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今讀聲母“統一寫成  $\text{tʃ}$  組並無不妥”，這是建立在這組聲母與非  $\text{i}$  類韻拼合時音值為  $\text{ʃ}$  組的認知基礎上。上文已經證明這組聲母與非  $\text{i}$  類韻拼合時音值基本上也是舌葉硬顎音  $\text{ʃ}$  組，這種情況下如果仍將其統一寫成  $\text{ʃ}$  組已無語音基礎，顯然不妥。

或許有人質疑，大埔高陂、楓朗不是存在  $\text{ʃ}$  組聲母嗎？上文已經說明它只出現於中古止攝知三章組，並且只與  $\text{ɿ}$  韻母拼合，屬於一種新起且仍未完成的語音變異現象。如果著眼於音值，可單獨為  $\text{ʃ}$  組設立一套聲母。著眼於互補關係，可視  $\text{ʃ}$  組為  $\text{ʃ}$  組在  $\text{ɿ}$  韻母前出現的特殊條件變體，統一記作  $\text{ʃ}$  組；不宜反過來把分佈於其他絕大多數韻母前的  $\text{ʃ}$  組讀音視為  $\text{ʃ}$  組的變體而統一記作  $\text{ʃ}$  組，因為這顯然有違兩處客家方言語音變異的實際情況。

又有學者認為粵東客家方言中舌葉音  $\text{ʃ}$  組與捲舌音  $\text{ʃ}$  組並無音位對立，同一語音在不同方言帶有各自不同的發音特色乃常見現象，因此將其視為“雖不捲舌但帶捲舌色彩”的捲舌音而記作  $\text{ʃ}$  組。這種做法也不足取。原因在於：第一，上文已述舌葉音  $\text{ʃ}$  組與捲舌音  $\text{ʃ}$  組是從音色到聲學特徵都有明顯差異的兩類語音，因此將舌葉音  $\text{ʃ}$  組顯然不妥，這就像一些漢語方言中古泥、來母相混均讀邊音  $\text{l}$ ，但也不宜因其在這些方言中與鼻音  $\text{n}$  沒有音位對立就將  $\text{l}$  統一記作  $\text{n}$  一樣。第二，從跨語言比較及第二語言學習的角度來看，英語中的  $\text{ʃ}$  組被認為是典型的舌葉音，剛到美國的北京籍留學生往往將其發成北京話的  $\text{ʃ}$ ，譬如把  $\text{shoe}[\text{ʃu:}]$  說成  $[\text{ʃu:}]$ ，讓當地人覺得發音不準，口音很重。<sup>5</sup> 這也證明兩類語音的音色具有明顯差異。

以上做法表面看來只是記音問題，根源其實基於以下認識：漢語方言，甚至人類語言中，尚未發現，甚至不大可能存在  $\text{ʃ}$  組與  $\text{ʃ}$  組的對立。其他語言的相關

<sup>5</sup> 蒙馮勝利教授告知這一情況，謹此致謝。

情況尚待查證，至少就漢語方言而言，這種認識與事實不符。根據我們的田野調查，膠東和關中確實有不少方言存在舌葉音與捲舌音的對立，例如陝西彬縣方言：四  $s\eta^{44}$  ≠ 世  $\eta\eta^{44}$  ≠ 樹  $\eta\eta^{44}$  ≠ 稀  $\eta i^{21}$ （另參趙日新等 1991，錢曾怡 2004，張雙慶、邢向東 2014）。參看下面圖表（發音人 WSM，男，1952 年生），尤其注意比較下表中“世”  $\eta\eta^{44}$ 、“樹”  $\eta\eta^{44}$  與上表中  $\eta\eta$ 、 $\eta\eta$  的 F2、F3 差值，二者非常接近：

圖 20 陝西彬縣“四世樹稀”的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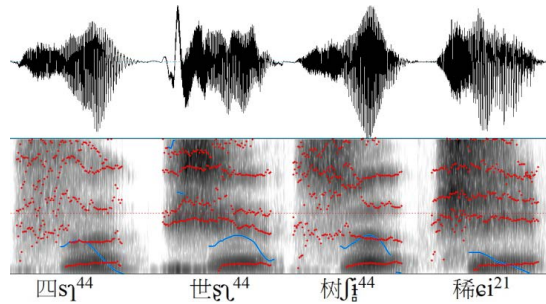


表 3

音節 F 值 (Hz)	四 $s\eta^{44}$	世 $\eta\eta^{44}$	樹 $\eta\eta^{44}$	稀 $\eta i^{21}$
F1	360	360	360	360
F2	1160	1670	1340	1970
F3	2340	2130	2450	2690
F2-F1	800	1310	980	1610
F3-F2	1180	<b>460</b>	<b>1110</b>	720

## 6.

上述粵東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聲母今讀的實際音值可為構擬漢語中古音及其歷史演變提供重要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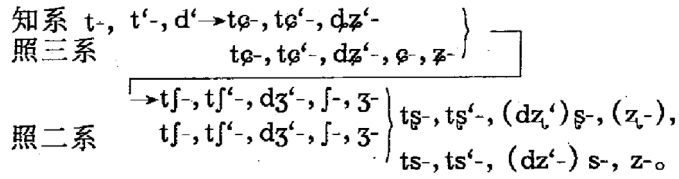
如所周知，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首次利用漢語方言和域外方音對中古《切韻》音系進行擬音，將知莊章組分別擬作  $t$ 、 $t\eta$ 、 $t\eta$  類。章組構擬殆無異議，

知莊組的構擬，至今意見不一。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由羅常培（1931/2004）提出，根據梵漢譯音資料中知組與莊組都對譯梵文捲舌音，把高氏知組  $t$  類擬音改作與莊組同部位的  $t$  類。李方桂（1971/1980: 6-7, 15）贊同羅先生這一修改，並進一步提出：中古音系裡知莊組聲母的分佈相同，即都可以出現在二、三等韻前，但讀舌面前  $tɕ$  類的章組只出現於三等韻前；如果知組是舌面前的  $t$  類，就無法解釋何以它跟同屬舌面前的章組在分佈上如此不一致。其次，按高氏說法，知莊組皆由上古的舌尖前音受二等韻影響演變而來；如果知組是舌面前的  $t$  類，音理上就無法解釋同是上古舌尖前音並同樣受二等韻影響，何以知組演變為舌面前音而莊組演變為捲舌音。因此他認為中古知莊組捲舌音的形成，既非受二等韻元音的影響，也非受三等韻  $j$  介音的影響，而是上古音中的  $*r$  介音所致。即：上古  $*tr-$  組  $>$  中古知  $t-$  組；上古  $*tsr-$  組  $>$  中古莊  $tʂ-$  組。李先生的觀點邏輯上很有說服力。周法高（1970）持相同觀點。

另一種觀點以陸志韋（1947/1985: 13-17）為代表，認為把知莊組擬作捲舌音“理由並不充足”，因此維持高氏知組  $t$  類擬音，反之把莊組  $tʂ$  類擬音改作與知組發音部位相近的舌葉音  $tʃ$  類。理由主要有：“用譯經來考證好像是近情的，然而大有疑問”，“中國要是沒有捲舌音，一遇到梵音的  $kʂ$  跟  $ʂ$ ，勢不能不用最相近似的音來替代”。其次，更為重要的是“知作  $t$  的假設又跟這一組音在方言的沿革絕對相衝突”：1. 上古知組  $t$  類直接變成像現在閩語的  $ti$  類是可能的，但跟《切韻》音系最接近的廣州話的  $tɕi$  類、官話的  $tʂʅ$  類，其演變過程顯而易見是  $t > tɕ > tʂ$ ，而不可能是  $t > t > tɕ > tʂ$  這樣累贅（由捲舌音到舌面音再回到捲舌音）的過程。“現放着日本吳音、漢音、高麗音、廣州音、客家音的‘知’作  $tɕi$ ，竟不想加以解釋。2. 官話知組讀  $tʂ$  類也絕對不可能直接從  $t$  類演變而來。《中原音韻》把支脂之韻的照系（莊章組）開口字歸入支思韻，音值已經接近今音  $tʂʅ$  類，而知組開口字並不捲舌化，直到《西儒耳目資》《五方元音》仍清清楚楚的是  $tɕ$  類，跟照系分別得十分清楚。因此“知組的捲舌化（按： $tɕ > tʂ$ ）至多只能有三百年的歷史”。再次，就音理而言，漢語也不可能存在  $t+i$  或是  $tʂ+i$  那樣的“怪音”，並且從六朝到清朝維持了一千多年。

陸志韋先生上述中古莊組擬音為舌葉音  $ʃ$  類的觀點得到王力、董同龢、李榮、邵榮芬、鄭張尚芳等先生支持。如王力（1957/1980: 50）《廣韻》聲母系統擬音，“莊初崇山的擬音採用陸志韋先生的說法。”董同龢（1968/2001: 148-149）在比較各大漢語方言古知莊章組聲母的今讀音值基礎上，也將中古知莊章組分別擬作  $t$ 、 $tʃ$ 、 $tɕ$  類，並將三組聲母從中古到現代的演變過程構擬如下式（按：式中知系擬音“ $t-$ ， $t'-$ ， $d'$ ”應為“ $t-$ ， $t'-$ ， $d'$ ”）：

圖 21 中古知莊章組至現代的演變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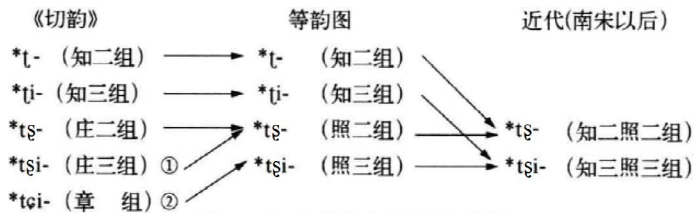
上述陸、王、董三位先生對高氏中古知莊組音值構擬的修正僅限於莊組。李榮（1956: 99, 128）提出的修正則更進一步，認為“知莊兩組的部位可能同是 [ʃ]。”理由是：高氏將知組擬作 [t] 類，所以最初主張二等有微弱的 [i] 介音，後來取消，這樣舌面音的構擬便有困難。羅先生將知組擬音 [t] 類，莊組擬音 [tʃ] 類，二者跟 [i] 相拼就部位上說也有困難。再者，其他聲母三等和非三等的反切上字有分組趨勢，知莊組二三等的反切上字卻無，可見知莊組聲母後 [i] 介音不十分顯著。將知莊兩組的發音部位擬作 [ʃ] 類便可解釋這種現象，並可避免舌面音和捲舌音兩種擬音的困難。邵榮芬（1982: 99）在詳細考察知莊組在二三等韻中的分佈情況後說：“我們完全同意這些理由。知組的分佈條件及反切上字不分組的情況和莊組完全一樣，李榮先生認為應該擬為和莊組同部位的塞音，我們認為那是承認莊組是 [tʃ] 等的邏輯結果，當然是應該接受的。”鄭張尚芳（2003: 72-73）也把中古知莊組擬為舌葉音，只是同樣因無適合音標記錄舌葉塞音而將其記作捲舌塞音  $t$  類，但特別加以說明：“ $t$  組實際部位是舌尖面混合音，與  $\phi$  同部位。也可如《切韻音系》那樣寫為  $t$  組而說明與  $\phi$  同部位，實際是非  $t$  非  $\phi$  的中間音（雲南福貢阿儂怒語  $t$  組的音值也如此），缺合適音標。”

不過李新魁、麥耘兩位先生對把中古知莊組擬作舌葉音持不同意見，他們支持捲舌音構擬。李新魁（1983: 72-75）說：“[tʃi-] 在實際語言中是存在的，現代漢語方言中並不乏 [tʃ] 組聲母與 [i] 音相拼的例子。”所舉例證恰恰就是本文所討論的粵東客家方言：“如客家方言區的廣東大埔話和興寧話中，[tʃ] 組聲母就可與 [i] 音相拼。”又說“近百幾十年來京劇的‘上口字’念‘知’為 [tʃʊ]，念‘日’為 [zʊ] 等，也都是 [tʃ] 組聲母與 [i] 音相拼的實際例子。”因此，李先生認為“把《中原音韻》照系聲母擬為捲舌 [tʃ] 等，是適宜的。這樣的構擬對於解釋照系聲母的中古來源以及後代的流變，都很順適。”同時認為：“中古的莊組就是一個捲舌化的 [tʃ] 組聲母，元代莊組讀為 [tʃ] 組就是它的繼承和發展，事實上沒有多大的變化。”“中古的知系聲母，在《切韻》時期，知二與知三是有區別的，知二讀為捲舌的 [t]，知三讀為舌面的 [t]。它們的情況與照二、照三相應。”“到了宋代，莊、章這兩組聲母已經合而為一，舌面的 [tɕ] 組變入 [tʃ]

組，所以三十六字母歸為一類。”也就是說，按李先生觀點，莊組三等字從中古早期《切韻》時代至近代《中原音韻》800年間一直是陸志韋先生所稱“ $t\zeta+i$ 那樣的怪音”，而章組字從宋代開始也是如此。

麥耘（1991: 108-110）也認為中古知莊組都是捲舌音，並對陸志韋先生舌葉音說提出反批評。理由主要有：1.  $\zeta i$ 類“怪音”是可以存在的，證據同樣為大埔等粵東客家話和京劇“上口字”。2. “只有承認漢語史上有過翹舌音拼  $i$ ，才能解釋知照組聲母後  $i$  介音消失的事實。”3. 譯音用字方面，麻韻知組因常用字難覓而不得不用“吒咤”等“怪字”，造口旁字來譯梵文多是說明這個梵音為漢語所無，但主要表示濁送氣音，無關發音部位。4. 域外方音並非漢語發展的結果，如該語言本無翹舌音，所借漢字只能讀近似的音。廣州話由古台語受中原漢語同化而成，性質相同。只有客家話的祖語應有翹舌音，現代客家話部分方言消失，部分方言保存。最近，麥耘（2012）對官客贛湘方言古知莊章組聲母的歷史演變進行構擬，據該文圖 1，從中古早期《切韻》時代至近代《中原音韻》， $t\zeta i$ -類聲韻組合始終存在。參下圖：

圖 22 知莊章組在通語的發展



檢視上述兩種中古知莊組構擬的證據，並結合粵東大埔等地客家方言知三章組的今讀音值，我們認為“舌葉音說”更具說服力。理由如下：

第一，梵漢對音材料對於構擬漢語中古音的價值不言而喻。但應注意，不能把梵音簡單等同於對譯漢字的讀音。尤其有些梵語語音漢語裡沒有，譯者就只能以相近語音去對譯。這就猶如上文所述粵東大埔等地學生用母語客家話的舌葉音  $\zeta$  組去說普通話裡的捲舌音  $\zeta$  組一樣。再舉個眼下發生的“英漢對音”實例來說明。北京官話和香港粵語都沒有舌尖齒間擦音  $\theta$ 。對於英語中  $thank[\theta æŋk]$ 、 $thing[\theta iŋ]$  等單詞中的  $\theta$ ，受各自聲母系統制約，<sup>6</sup>北京官話選擇比  $\theta$  靠後的舌尖

<sup>6</sup> 具體來說，北京官話有  $s$ 、 $\zeta$ 、 $\zeta$  三套擦音，不但主動調音器官要區別舌尖、舌面，被動調音器官還要區分前後。由於必須與舌尖後音  $\zeta$  有足夠區別度，舌尖前音  $s$  的調音部位必須

前擦音 s 來對譯，說成 [sæŋk]、[siŋ]；香港粵語則選擇比 θ 更前的齒唇音 f 來對譯，說成 [fæŋk]、[fiŋ]。假如沒有語音記錄資料，若干年後利用這類對音材料來進行構擬就可能認為：“當時的北京官話舌尖齒齶擦音聲母的音值為齒間音 θ；當時的香港粵語裡齒唇擦音聲母的音值為齒間音 θ”，顯然這是因為不明“對音材料”的性質造成的構擬失誤。

明乎此，才能對梵漢對音資料在中古音構擬中的局限及其運用有個清楚的認識：雖然梵漢對音資料有其標音明確的便利，但梵音與漢音往往只是相近，而非相同。因此，它們只能作為構擬漢語中古音的參考材料和間接證據，而不能作為構擬的基礎材料和直接證據，漢語中古音構擬的基礎只能是漢語內部各個方言的語音材料。也因此，運用這類材料時，首先必須對其提供的音值信息加以甄別，即判斷梵漢對音之間是同音還是近音。判斷的依據，梵漢對音本身是無法提供的，還是得根據漢語方言語音。

以此觀之，麥耘（1991）對譯經中知組何以多用“怪字”的解釋儘管不無道理（惟三等字部分尚未能完全令人釋疑），但也只是說明當時的譯經是以漢語知組聲母對譯梵語捲舌音，卻並不足以說明梵語中的捲舌音就是當時漢語知組聲母的實際音值。這種情況就像大埔客家人用舌葉音來“對譯”普通話的捲舌音，但我們並不能說大埔客家話古知三章組聲母的今讀音值是捲舌音。同樣，北京人用 s 類（且借用《漢語拼音方案》漢字字母稱作“思母”）、香港人用 f 類（同樣且稱“佛母”）“對譯”英文的 θ，我們也不能說北京官話“思母”字、香港粵語“佛母”字的音值都是齒間音 θ。正因為如此，王力（1985: 174）明確指出：“羅常培先生根據梵文對譯斷定知徹澄是捲舌音，恐怕是靠不住的。因為音譯往往只是近似，不是完全同音。”

第二，漢語中古音構擬的基本依據是漢語方言語音，基本原則是合乎發音學原理和語音演變規律。如此，漢語方言中是否存在 tʃ、tʃi 之類聲韻組合，便成為漢語中古音構擬中知莊組應作舌葉音還是捲舌音的關鍵問題。據上文，“舌葉音派”認為音理上捲舌音 t、tʃ 與舌面元音 i 拼合上存在困難，因此漢語裡不

---

儘量靠前（部分人因舌位太靠前導致把 s 發成了 θ，俗稱“大舌頭”），因此北京人感覺上舌尖齒齶音 s 最像 θ，便選擇 s 來對譯英語中的 θ。香港粵語只有一套喉音，既不介意主動調音器官是舌尖還是舌葉或是舌面，也不介意被動調音器官的前後，發 s、ʃ、ç 均可。因為無需與舌尖後音 ʂ 區別，即使發舌尖齒齶音 s 也是比較靠後的，因此香港人感覺上齒唇擦音 f 比 s 更接近 θ，便選擇 f 來對譯英語中的 θ。

可能存在  $tʃ$ 、 $tʃi$  之類聲韻組合。“捲舌音派”則認為  $tʃi$  類“怪音”是可以存在的，證據就是本文討論的大埔等粵東客家話和京劇“上口字”。據李新魁（1983: 73）所舉京劇“上口字”字例，“念‘知’為  $[tʃʏ]$ ，念‘日’為  $[zʏ]$  等”，可見  $tʃ$  組聲母實際上是與捲舌元音  $y$  相拼（類似情況如贛榆青口鎮方言韻母  $y$  的實際音值為  $y^\circ$ ），並非與舌面元音  $i$  相拼，<sup>7</sup> 可以不論。如此，大埔等粵東客家話便成為漢語方言中存在  $ʃi$  之類聲韻組合的唯一證據。

上文已通過耳聽口辨、發音學及實驗語音學分析，證實大埔等粵東客家方言古知三章組今讀音值主要為舌葉音  $ʃi$  類，部分為  $ʃ$  類及  $ʃi$  類，某些方言中還存在舌葉塞音  $tʃ$  類聲母。此外，雖然發現少數方言開始出現捲舌音  $ʃ$  類聲母，但僅限於止攝  $ʃy$  類聲韻組合中，並未發現  $ʃ$  與  $i$  拼合的例子。也就是說，根據我們的調查，粵東客家方言中並不存在  $ʃi$  類聲韻組合。李新魁、麥耘兩位先生也表示曾對粵東客家話進行調查，顯然，由於語音聽辨和發音分析上的主觀差異造成了對相關音值的不同看法。這種情況下，只有借助客觀可驗證的實驗語音學手段以“補聽缺”，才能弄清問題的實質和真相。從上文的實驗數據來看，大埔等粵東客家話舌葉音  $ʃi$  組的 F3、F2 差值介於 1000Hz 至 1500Hz 之間，為捲舌音  $ʃy$  組 F3、F2 差值 420Hz 的兩倍至三倍，可見  $ʃi$  組並不具備 F3 下降靠近 F2 的捲舌音徵，顯然並非捲舌音。如此則漢語方言中尚未發現舌尖硬顎音  $ʃ$  組與  $i$  元音拼合的實例。當然，誠如趙元任先生名言，“說有易，說無難”，漢語方言中是否存在  $ʃi$  類組合得考察完所有漢語方言才能定論。但也應看到，近幾十年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取得長足發展，新材料層出不窮，卻始終未見  $ʃi$  類聲韻組合，或許已能說明漢語裡確實不可能存在這類違反音理的聲韻組合。反觀李榮先生“舌葉音說”，正如邵榮芬先生所言，具有邏輯上之必然性。尤以粵東客家方言知三章組今讀音值觀照之，舌葉塞音這種漢語方言中尚未見過其他報告，甚至國際音標中尚無合適符號來記錄的音類竟然真實存在，不能不令人嘆服其眼光獨到，預測精準。

其實麥耘（2012: 298）也認為，粵東客家方言古知三章組今讀聲母“拼  $i$  時是舌葉 - 齶後音，不妨寫作  $tʃ$  組”，這等於承認粵東客家方言中只有“ $tʃi$ ”類，而無“ $tʃi$ ”類。不過，不知是否粵東客家話是他又認為“標作  $tʃ$  組是可以的”，理由是“這組聲母不拼  $i$  時是舌尖 - 齶後音”，“這兩套齶後音聲母以拼  $i$  或不

<sup>7</sup>  $ʃy$  類與  $ʃy$ 、 $ʃy$ 、 $ci$ 、 $ʃi$  等的發音有很大差異，前者有明顯動程，後者只有不易覺察的舌位下降動程，從摩擦音過渡到剛好不帶摩擦的同部位高元音。西方學者正是因為沒有覺察到這個動程，因此把  $ʃy$ 、 $ʃy$  記作  $ʃy$ 、 $ʃy$ 。

拼 i 為條件互補，是一套音位。”前文已經指出這組聲母不拼 i 時同樣讀舌葉音 tʃ 組，並無這種條件分化，所以把 tʃ 組標作 tʂ 組，實際上等於把甲音標作乙音，既無語音基礎，也不符合音位分析的互補原則。中古音構擬，本應以漢語方言語音的實際音值為基礎，如果以這種經過“音位處理”，而在漢語方言中實際上並不存在的“tʂi”類作為依據，將“tʂi”類擬為《切韻》莊三組、宋代等韻圖照三組以及元代《中原音韻》知三照三組的音值（參上文圖 21），那是難以信人的。人們不禁要問，何以漢語方言中古知三莊三章組常見 tci 組、tʃi 組、tʂi 組、tʂɿ 組、tʂɿ 組等多種讀法，卻毫無 tʂi 組踪影呢？或許可以回答：tʂi 組為較早期形式，已經消失，其他皆為由此而來晚近形式，所以常見。但人們又不禁要問，何以承上古而來的《切韻》知三組塞音形式 ti 組至今尚普遍保留在閩語中？<sup>8</sup> 所以，合理推測 tʂi 組之所以不見於現代漢語方言，是因為漢語史上並未出現過這類聲韻組合。正因為如此，董同龢（1968: 149）在討論中古知莊組擬音時明確指出：現代漢語方言中“知照系聲母總不出捲舌音、舌尖面混合音、或舌面音”，“在這裏面，捲舌音應該是最不可能的一個，因為這些聲母都出現於三等韻，三等韻都有一個特別顯著的介音 j，說他會與捲舌音相配是很不自然的。”

第三，中古音構擬應能較好解釋古音類在漢語方言中的演變和現狀。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看，粵東客家話古知三章組今均讀舌葉音 ʃ 組，唯獨大埔高陂、楓朗方言中古知三章組止攝字的今讀 ʂɿ 組，說明粵東客家話知三經顎化與章組合流為舌面音 ɕi 類後，二者已演變為舌葉音 ʃi 類，並剛開始向捲舌音 ʂɿ 類演變的進程。這種情況如按上文圖 21 董同龢（1968: 149）構擬的中古知莊章組到現代的演變過程，正處於近代階段，解釋起來順理成章。如按圖 22 麥耘（2012: 283）構擬的中古知莊章組到近代的演變過程則是，章組經舌葉化，再捲舌化與知三合流為捲舌音 ʂi 類後，又回頭演變為舌葉音 ʃi 類，並再回頭開始向捲舌音 ʂɿ 演變，回頭演變不是不可能發生，但如此反復的回頭演變則實在讓人難以置信，更何況上文已述當中的 ʂi 類階段不可能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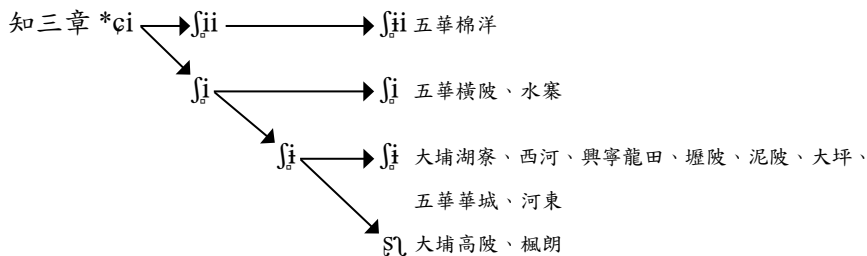
出現這種構擬或源於麥耘（1991: 108）“只有承認漢語史上有過翹舌音拼 i，才能解釋知照組聲母後 i 介音消失的事實。”在我們看來，如果知照組聲母的音值是 ʂ 組，那麼“知照組聲母 ʂ+i 介音”便並非“事實”，而只是一種不可能存

<sup>8</sup> 通常說閩語古知組保留上古音 t 組的讀法是不错的。具體到知三則不夠準確，且容易導致誤會。羅常培先生等就把贛語知三章組今讀 t 組視同閩語。其實閩贛古知三組今讀的性質完全不同，但並非表現在聲母本身，而是表現在聲母後 i 介音的有無。即：ti（早期形式）≠ t（晚近形式）。如“朝今～”，廈門 .tiau ≠ 安義 .tau。參萬波（1998/2009: 244-256）。



在的構擬。退一步說，如果  $\text{ɕi-}$  類真的存在，問題反而是如何解釋這個在  $\text{ɕ}$  組聲母後的  $\text{i}$  介音為何會憑空消失，以至於在方言中毫無痕跡，而閩語中知三組  $\text{t}$  聲母後的  $\text{i}$  介音為何卻能歷千年而不衰，至今猶存。如果知照組聲母的音值是  $\text{ʃ}$  組或  $\text{ɕ}$  組，那麼  $\text{ʃi-}$ 、 $\text{ɕi-}$  中  $\text{i}$  介音的消失則很好解釋，即在舌葉化或捲舌化的過程中， $\text{i}$  元音便會變成舌葉元音  $\text{i̟}$  和舌尖元音  $\text{ɿ}$ ，或者消失而變成開口呼韻母，粵東客家話知三章組的今讀音值可證。此外，贛語萍鄉、瀏陽、宜春等方言中的相關情況也可作為旁證（萬波 1998/2009: 161-165）：這些方言有個特點，知三章組與部分見組三四等聲母同讀  $\text{tɕ}$  組或  $\text{tʃ}$  組，如萍鄉方言：句 = 注  $\text{tɕu}^{11}$ 、窮 = 蟲  $\text{tɕ}^{\text{h}}\text{uŋ}^{13}$ 。這說明這些方言中知三章組聲母的捲舌化是非常晚近的現象，絕無可能是中古音遺存，因為它們與見組所發生共同演變的起點一定是見組三四等由  $\text{k}$  組顎化為  $\text{tɕ}$  組後，演變過程當為： $\text{tɕi} > \text{tʃ} > \text{tɕ}$ 。上述方言事實證明圖 21 中董同龢（1968）的構擬可信，而圖 22 中麥耘（2012）的構擬缺乏根據。

從粵東客家方言  $\text{ʃi}$ 、 $\text{ʃi̟}$ 、 $\text{ʃi̟}$  或  $\text{ɕ}$  這類音節來看，它的“前身”是  $\text{ɕi}$ ，“後世”是  $\text{ʃi}$ 、 $\text{ʃi̟}$ 、 $\text{ɕ}$  或  $\text{ʃi̟}$ 、 $\text{ʃi̟}$ 。它們的演變過程可用下圖表示：



以線性排列即：①  $*\text{ɕi} > \text{ʃii} > \text{ʃi̟}$ ，②  $*\text{ɕi} > \text{ʃi} > \text{ʃi̟} > \text{ɕ}$ 。就韻母而言，①的  $\text{i} > \text{i̟} > \text{i̟}$  屬於漢語方言較常見的前加式高元音複元音化（高元音裂化）現象，只不過前加元音並非常見的舌面次高元音  $\text{e}$ ，而是舌葉元音。從理論上來說，這個複合舌葉元音  $\text{ʃi̟}$  還可進一步翹舌化，即由  $\text{ʃi̟} > \text{ɕ}$ ，形成類似上文李新魁先生所說京劇中“上口字”的讀法。可以推測，漢語方言中也應當存在類似讀法，這樣這類複元音化的演變過程為： $*\text{ɕi} > \text{ʃi̟} > \text{ɕ}$ 。在我們所調查的 13 個粵東客家方言中，①  $*\text{ɕi} > \text{ʃii}$  這種複元音化現象僅見于五華棉洋，其餘 12 點的演變途徑則為②  $*\text{ɕi} > \text{ʃi} > \text{ʃi̟} > \text{ɕ}$ 。就調查結果而言，舌葉音  $\text{ʃi}$ 、 $\text{ʃi̟}$  是粵東客家方言古知三章組止攝字今讀的主要類型，舌尖音  $\text{ɕ}$  組僅見于大埔高陂、楓朗。當然，就整個漢語方言而言，還存在著第③類後加式高元音複元音化類型，這類演變既可以第②類大埔高陂、楓朗的  $\text{ɕ}$  為基礎，如江蘇贛榆及某些膠東方言的  $\text{ɕ} > \text{ɕə}$ ，也可以  $\text{ɕi}$  為基礎，如某些徽州方

言的  $\text{ci} > \text{ciə}$ 。因此，就理論上而言，還可根據粵東某些客家方言古知三章組的今讀，推測漢語方言中應當有  $\text{ʃi/ ʃj/ ʃj} > \text{ʃjə}$  的演變，這尚待方言材料的證實。古知三章組非止攝字，在粵東客家方言中或停留在  $\text{ʃ}$  組的階段（在興寧、五華的一些地方  $\text{ʃ}$  塞化為  $\text{t}$ ），或進一步與古精莊知二組合並為  $\text{ts}$  組，如梅州方言。

## 7.

關於粵東大埔等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聲母今讀的音值及有關中古音構擬中的 \*ʃi 類聲韻組合問題就暫時止住於此。下面再談兩點與本文論題相關的問題以為結語。

首先是“中國特色”和“與國際接軌”的問題。如果以 1928 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並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及趙元任先生所著我國第一部通過田野工作完成的、用國際音標準確記音的方言著作《現代吳語的研究》於此年出版作為漢語方言學建立的標誌（王福堂 1998），那麼它一開始是充分與國際接軌的。不過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從上世紀 50 年代開始我國語言學界與國際隔絕近 30 年。如前文所述，我國語言學界至今仍沿用趙元任先生當年制定的音標表，與現行國際音標表（2005 版）有相當的不同，因此有人主張應“與國際接軌”，也有人主張應“保持中國特色”。我們認為這既非“與國際接軌”的問題，也非“保持中國特色”的問題，而是“尊重漢語方言事實”的問題。試想，如果也將  $\text{ɕ}$  組聲母符號打入冷宮，將會給調查研究眾多具有  $\text{ɕ}$  組聲母的漢語方言帶來多大不便？如果因為國外語言中尚未發現  $\text{j}$  與  $\text{ɕ}$  存在對立，便將二者混為一談，我們將如何記錄聲母系統較為複雜的關中方言和膠東方言。我們曾赴兩地調查，發現關中彬縣、富平等方言“四  $\text{s}_1 \neq \text{世 } \text{s}_2 \neq \text{樹 } \text{ʃ}_1 \neq \text{稀 } \text{ci} \neq \text{西 } \text{si}$ ”，膠東即墨等方言“四  $\text{θ}_1 \neq \text{世 } \text{ʃ}_1 \neq \text{事 } \text{s}_2 \neq \text{洗 } \text{sie}$ ”。面對這些寶貴的方言資源，我們理應倍加珍視，通過對它們的深入調查研究，貢獻人類語言學寶庫，實不宜為求“與國際接軌”而削足適履。

其次是音標符號應與實際音值一致的問題。國際音標的原則是一個音只用一個符號來表示，一個符號只用來表示一個音。確立這條原則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音標符號與實際音值的一致性。不過我們看到，有些學者並未根據這一原則來使用音標符號。如蔡佺（2009: 305）先說明蘇州沈巷話“ $\text{tʃ}$  組聲元音值與北京話  $\text{tʃ}$  組有差別。沈巷話發音方法是舌尖向齒後平伸，帶圓唇性。聽感似英語的  $\text{tʃ} \dots$ ”可見，其實際音值為舌葉音甚明，本來直接使用  $\text{j}$  組符號即可。不過作者接著又說“帶捲舌音色”。這話顯然與“聽感似英語的  $\text{tʃ}$ ”矛盾，並且選擇使

用 tʂ 組符號。這種做法顯然不妥，違背了上述使用音標符號的原則，根源則在於如何認識 ʃ 組的語音實質及其與 ʂ 組關係的問題上。

### 鳴謝

本文是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資助項目“漢語方言中古知莊章精組聲母的今讀類型與歷史層次研究”(CUHK4514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該項研究承蒙余靄芹先生多所指教支持。2009年隨先生赴海南進行方言田野調查兩周，更得先生耳提面命，深受教益。調查期間除了得到各地發音合作人的支持，還得到嘉應學院溫昌衍、魏宇文、侯小英、黃婷婷等多位師友的協助，謹此致謝！文章初稿於2010年9月於“記音與國際音標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部分內容發表於《方言》2014年第4期，蒙李如龍、鄭張尚芳、麥耘、江荻、胡方等師友以及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惠賜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如有任何謬誤，概由作者負責。

### 參考文獻

- 蔡佺。2009。蘇州沈巷方音特點及與蘇州城區音的比較。《方言》第4期，頁304-313。
- 董同龢。1968。《中國語音史》。台北：中華文化出版實業社。
- 賴福吉(Ladefoged, Peter)。2005/2011。《語音學教程》(第五版)(*A Course in Phonetics, fifth edition*) (張維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9卷1、2期合刊，頁1-61。又刊於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單行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榮。1956。《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 李維琦。1998。《祁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李新魁。1990。宋代漢語聲母系統研究。收錄於李新魁主編：《語言文字論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頁217-228。
- 李新魁。1994。《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行傑。1999。《青島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林燾、王理嘉。1992。《語音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陸志韋。1947。《古音說略》(《燕京學報》專號之二十)。北京：哈佛燕京學社。又刊於陸志韋(1985)《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北京：中華書局。
- 羅常培。1931。知徹澄娘音值考。《史語所季刊》第3本1分，頁121-157。又刊於羅常培(2004)《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頁29-69。北京：商務印書館。
- 羅常培、王均。1957。《普通語音學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 羅常培、王均。2002。《普通語音學綱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羅美珍、林立芳、饒長溶主編。2004。《客家話通用詞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麥耘。1994。關於章組聲母翹舌化的動因問題。《古漢語研究》第1期，頁21-25, 32。
- 麥耘。2005。對國際音標理解和使用的幾個問題。《方言》第2期，頁168-174。
- 麥耘。2012。從中古後期—近代語音和官客贛湘方言看知照組。收錄於麥耘：《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麥耘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280-310。

- 錢曾怡。2004。古知莊章聲母在山東方言中的分化及其跟精見組的關係。《中國語文》第6期，頁536-544。
- 饒秉才。1994。興寧客家話語音。收錄於李逢蕊主編：《客家縱橫——首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專集》（增刊）。福建：閩西客家學研究會，頁61-73。
- 邵榮芬。1982。《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蘇曉青、萬連增。2011。《贛榆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萬波。1998。贛語聲母的歷史層次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又刊於萬波（2009）《贛語聲母的歷史層次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萬波、莊初升。2013。客家方言古知莊章精組聲母的今讀類型及歷史層次。收錄於揣振宇主編：《第九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頁57-71。
- 萬波、莊初升。2014。粵東某些客家方言中古知三章組聲母今讀的音值問題。《方言》第4期，頁334-342。
- 王福堂。1998。二十世紀的漢語方言學。收錄於劉堅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507-536。
- 王力。1957。《漢語史稿》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 王力。1980。《漢語史稿》上冊（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 王力。1985。《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魏宇文。1997。五華方言同音字彙。《方言》第3期，頁206-219。
- 溫昌衍。2006。《客家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吳宗濟、林茂燦等。1989。《實驗語音學概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吳宗濟主編。1992。《現代漢語語音概要》。北京：話語教學出版社。
- 袁家驊等。1960。《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袁家驊等。1983。《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雙慶、邢向東。2012。關中方言古知系合口字的聲母類型及其演變。《方言》第2期，頁111-122。
- 趙日新、沈明、扈長舉。1991。《即墨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鄭張尚芳。2003。《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殿福、吳宗濟。1963。《普通話發音圖譜》。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周法高。1970。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3卷2期，頁321-457。
- 周日健。2002。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188-202。
- Ladefoged, Peter and Ian Maddieson. 1996. *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 On the Sound Values of the *Zhi* Group in Division III and *Zhang* Group Initials in Some Hakka Dialects, and the Initial-Final Combinations of \*[ʂi] in the MC Reconstruction

Bo Wan<sup>i</sup> and Chusheng Zhuang<sup>ii</sup>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up>i</sup>, Sun-Yat-Sen University<sup>ii</sup>

## Abstract

In the Hakka varieties of Dapu 大浦, Xingning 興寧 and Wuhua 五華, the present readings of the Middle Chinese (MC) *Zhi* 知 Group in Division III and *Zhang* 章 Group initials have been usually recorded as [tʂ, tʂʰ, ʂ]. The initial-final combinations of [tʂi, tʂʰi, ʂi] were even reported in some varieties. Based on the phonetic analysis of thirteen Hakka varieties in eastern Guangdong,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ound values of these initials are in fact [tʃ, tʃʰ, ʃ], with only one exception of Dapu Gaopi dialect, in which the present readings of the initials in discussion in the *Zhi* Group 止攝 are obvious retroflex. Furtherm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initial-final combinations [\*tʂi, \*tʂʰi, \*ʂi] of the MC reconstruction.

## Keywords

Hakka dialects in ea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MC *Zhi* Group in Division III and *Zhang* Group initials, retroflex, palate-alveolar, MC reconstruction